

猶有黃花晚節香：

# 張作霖被炸實錄

王大任

## 前 言

瀋陽皇姑屯張作霖被炸事件，為中華民國現代史上之大事，其影響世局之變化；國運之消長者至為深鉅。此案發生後，最初疑雲密布，傳說紛紛，莫衷一是。筆者曾與考試院莫故院長德惠（柳忱）先生、顧耕野先生多次晤談，獲得真實可靠資料。莫柳老於皇姑屯之役亦在副車，曾受微傷。顧先生當年曾任北寧鐵路局之處長，皆為身經其事之人。益以獲觀日本月刊於一九六〇年新年號所發表：「張作霖被炸之原因與史實」以及今井武夫所著：「所謂柳條溝事件」等重要情報資料寫成此文，自信為最真實最完善之報導。尤值得欣慰者為由舍妹雲黛轉來臺中惠華醫院院長長志英惠贈保存多年之皇姑屯炸車事件之珍貴照片。此為多年求之不得；今世僅有之資料，足以增加本文報導之特色。

## 倭拒芳澤脅迫簽字

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軍次濟南，日本軍閥製造五三慘案，當時在北京城自封為安國

軍大元帥的張作霖即感覺內戰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更且國民革命軍並未因日本軍閥阻撓而停頓，反而整軍繼續北進，勢如破竹。他所屬的兩個外國雜牌軍，張宗昌和褚玉璞節節敗退，已到遼平津附近。張作霖鑒於革命氣氛瀰漫全國，沛然莫禦，戰火持續，自相殘殺，徒使生靈塗炭，損傷國家元氣，奉軍本身既無抗拒能力，徒然予日、俄以「揀便宜」的機會；於是他毅然宣布奉軍撤回東北。

這消息一經傳出，東交民巷的歐美各國公使都來話別，尤其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最為殷勤，連日走訪不已。張定於六月二日晚專車啟程。這天芳澤來到順城王府三次，此係張之私產，張即在此辦公，並不使用舊總統府。第一次在上午九時，第二次由下午三時半談到四時半才走。可是晚間六時又來。張雖形色倉卒，仍然接見了他。會客室裏，楊宇霆、常蔭槐、劉哲等東北籍高級幕僚俱在。芳澤從手提包內拿出大批文件，向張一面解釋，一面請張在文件上簽字。

張的答覆很簡單，他說：「這些文件必須仔細看看，現在很忙，等我回到瀋陽再說」。

芳澤又重複的說：「這些文件都不是新的，多是陳年老案，只要大元帥簽個字就結束了。」他說：「事實上也是舊案，且都是袁世凱所訂喪權辱國廿一條中有關東北的條件；如東北各鐵路建築權、南滿鐵路合同及旅順大連租約延至九十九年、滿洲中日雜居及各縣鎮設日本警察所等等……補簽了字，日本當保證大元帥回程的安全，並保證國民革命軍不能開出山海關外；如果不要，則恐有不便，請多考慮。」

張聽後態度陡然嚴肅，聲色俱厲的說：「怎樣的，我是東北人，回東北家鄉是我的自由；革命軍也是中國人，要打不打，是我們的家事，何勞外人操心。安全不安全，我是不在乎的。我這個人皮囊可以不要，叫我姓張的賣國，辦不到。好啦！時間不早了，貴公使請回吧，我就要上火車了，咱們東北見。」

其時已是六點二十分，芳澤垂頭喪氣的輕聲告辭；張送到會客室門邊，芳澤走到室外衣帽間，副官把帽子手杖遞了給他，芳澤戴上帽子，拿著手杖，站了一會，又對副官說：「我還有幾句話向大元帥說，請再進去報告一下」。副官入內

，見張與楊、常諸人還站著說話，副官報告後，張頭向旁邊一扭，大聲說：「叫他滾吧！沒有什麼可說了。」副官轉身出室，芳澤不等副官開口，就很快的開步走了。原來張叫他「滾」，芳澤早已聽得清清楚楚了。這個老侍從副官，跟張十幾年，當時稱侍從副官為「承啓官」。張、芳兩人這一段對話，是後來閒談中，老副官親口告訴顧耕野先生的。

### 特別專車準時開出

蔡秘書長運辰會談及張的專車到達山海關，與日本領事會談經過，及到瀋陽時被炸情況。他說：撤退之先，我本不想走，因我信佛教，北平許多廟裏僧侶都勸我留下講經。六月二日，張決定出關，我也改變主意，想隨車回瀋陽家裏看看，過些時候再來。於是臨時趕到東車站，幸好還未開車，可是車廂裏都是擠得滿滿的；乃沿着月臺走，看看那節車可以擠上去，尋到第四車廂，看見瀋陽商會會長張惠臨是代表商界來迎張回瀋陽的，與我相識，大聲叫我上車，我正求之不得，乃擠上去，找個位置坐下。

六月二日正是陰曆四月十五日，月色皎潔，人影幢幢，月臺上送客的人山人海；奉軍來時威武，去時倉忙，大家心中不免有一番感慨。以十二節頭等車廂組成特別用專車，於八點四十分準時開行。為安全計，一小時前先開出一列壓道車，隨後再開出一列兵車，大元帥專車排在第三列；張作霖隨員趨承如雲，氣概非凡。第一節車廂全是衛隊，第二節車廂是高級軍官，如楊宇霆、常

蔭槐等。第三節才是張大帥單獨使用的車廂，車身漆的深藍色，稱為「藍鋼車」，是津浦鐵路訂製的貴賓車。車內設備完善，有臥室、辦公室及相當大的會客室。第四節車廂都是文職人員，如奉天省長劉尚清、已故考試院長莫德惠及已故監察院副院長劉哲，王秘書長樹翰等許多文人，以及從瀋陽來的各團體代表，加上遼、吉、黑三省會議議長、議員，都是來歡迎張回東北的代表人物。第五節是餐車，再就是廳長、秘書們車廂，最後就是衛隊車了。

專車行駛極快，中途很少停留，不到十一點即到天津，又是各國領事外賓、中國政府機關首長、各工商團體人員在站迎送，就擱時間很久。十二點多，再向前開，大家多已睡了。

### 日本領事登車糾纏

六月三日早七點，到山海關站，站上迎送的人不多，只有黑龍江督軍吳俊陞及吉、黑兩省政府首長遠道親來。吳上車坐定，日本駐山海關領事帶同隨員翻譯三人亦至。張在車上接見。寒暄數語，日本領事即拿出大包公事，同芳澤一樣，要求張在這些文件上簽字，張也像對付芳澤一樣，答以必須「仔細看過內容，才能處理，現在行程中，沒有時間。」可是日本領事不走，於是就在車上開起會來。張把車上高級幕僚都請到他的車廂中，在會議室同日本領事談判，窗簾都拉下，談的時間很長，看樣子屋裏很熱，氣氛也很緊張，有些從會議室出來的人，都是滿頭大汗，不言不笑，換換空氣又進去。直到十點，休息一會，繼

續開到十二點；日領事們回去，車上也開中飯，飯後休息。下午兩點半，日領事又來，繼續談了兩個多小時，快五點了，祇聽見日本領事說：「請大元帥簽字好了，否則將來你要後悔的」。

張高聲說：「我決不後悔！決不後悔！你們願意怎樣就怎樣，我決不賣國！」日本領事們這才無可奈何的下車走了。

張的專車馬上飛奔疾馳而行，這已是六月三日下午六時了。按正常行車時間，這時已是到達瀋陽的時間。平時京奉路快車從北平開出，一天一夜就到瀋陽，這次因為日本領事在山海關糾纏不已，所以延誤了一天，專車走了一整夜，已是四日早晨。吳俊陞問：「天氣稍冷，需否加衣？」張作霖視腕錶，已五時三十分，漫應道：「算了，馬上就下車了。」

### 大帥重傷死而無憾

車到皇姑屯中日鐵路交叉地點，機車已進入陸橋下。因為日本鐵路在上面高架橋樑，中國鐵路從橋下通過。日本軍閥利用沿途與張糾纏時間，乘三日夜間已把炸彈安置橋下，接通電線，靜待藍鋼車馳過。京奉路客車一向都是紫色，使用多年，設備陳舊，只有津浦路幾年前向外國訂製一部份藍色鐵皮客車；這次張回瀋陽，鐵路局特別借用津浦路比較現代化的藍鋼車，以示隆重，不料反作為日本人最顯明的攻擊目標。

當時在張車廂中的人很多陪老將打了一夜牌（張喜歡在車上打牌消遣），因為快到行程終點，才各回各的車廂去換衣整裝，準備下車，所以

張的車廂只留下吳俊陞及幾個侍從副官衛兵。炸彈一響，張的專車前後三個車廂立時翻倒，前後猛烈撞擊，面目全非，後半段倒臥起火，車上人向車下跑，歡迎人們分頭四竄，秩序大亂，傷者呻吟，雜以槍聲四起，有如戰場。同時鐵路兩旁大批武裝日本軍隊出現；幸而當時在場的軍政人員十分機警，當時聽見有人大喊不得開槍（聽聲音知是常蔭槐喊），中國軍隊不得開槍，日本也失了擴大肇事的藉口了。

這時瀋陽憲兵隊趕到被炸的車廂前，搶救傷亡，吳俊陞與潘復（曾任過總理）及弁從多人當時被炸死，另莫德惠、劉尚清、劉哲等受輕重傷，張景惠雖受重傷，事後醫好，大難不死，三年後出任偽滿洲國總理。張大元帥則受重傷，人們趕快把張、吳兩人抬上汽車，開入城裏督軍署（即張住宅）經過急救後，張始慢慢清醒過來，睜眼就問：「捉着沒有？」衆說：「捉着了。」再過一會又問：「六子（張學良乳名）來了沒有？」衆答：「就到。」一會兒張即逝世。一代強人，死於倭寇陰謀。享年五十四歲，惜哉。張老將爲衛護國家領土、主權，不惜犧牲一切，可謂晚節黃花，義之至，忠之至也。身雖死而無憾悔，不愧爲大丈夫本色。

### 密不發喪安定人心

當日瀋陽城內，羣情惶惑，經元老政要們議定，在張學良未到瀋陽前，暫不發喪，使人心歸於安定，使強鄰莫測虛實。四日上午十時，日關東軍司令部參謀長前來慰問，當由省長熙洽接見

告以大元帥遇險微傷，正在安睡休息。日參謀長走後，駐瀋總領事吉田茂又來，由外交秘書某君接見，也照熙洽說詞答覆。不久，日總領事太來訪五太太（即壽夫人），伊正披頭散髮，哭得像個淚人，但非親身接見不可。乃命副官陪入客廳稍候。自己趕緊梳洗打扮，艷裝華服如平日，走進客廳，連聲道歉說：「因爲大元帥遇險輕傷，並受驚嚇，我時候他抽過大煙（鴉片），安置睡下，致勞久候。」一面命副官開香檳相互舉酒乾杯，共慶大元帥鴻福齊天，得逃大難。談笑風生，毫無悲感之感，盡歡而散。（按壽夫人於大陸撤退時來臺，三年前病逝臺中市，享年八十多歲。）

張府雖秘不發喪，吳俊陞家却從早晨八點就開始去找棚舖綁紮，蘆席木杆，車運頻繁，北方習俗，婚喪大事，必須搭棚，以廣延納。吳家院大，所以搭棚也大。正在忙亂不堪之際，有人建議，張未發喪，最好吳家也莫忙亂，但已運了半天蘆席木杆，市面都知道吳公館辦喪事，現在怎麼解釋呢？後來有人出主意，特在大門外貼一張紅紙「啓事」說是「今早皇姑屯炸車，吳督軍受傷，昏迷回家，流血過多，由西醫急救，頃已復甦，脫離險境，仍待靜養，敬謝親友承問。」以資掩飾。

翌日，日本軍閥所辦之中文報紙「盛京時報」，在第一版頭號字宣佈：「京奉路皇姑屯車站發生炸彈案，張大元帥、吳督軍專車中彈，除張、吳外，莫德惠、劉尚清、劉哲等要員遇難。」當時炸車，除張、吳外，確有十餘人死傷，但係副官隨從，莫、劉等因回自己車廂整裝，得免於難

。雖受傷害，均不嚴重，都入醫院靜養。見報立即打電話給該報要求一面在報上正式更正，一面要報館派人來訪問，證明都是健在無恙。這樣一來，一切情勢大出關東軍原訂計劃之外。

### 少帥回瀋日寇技窮

關東軍以爲炸彈一響，張作霖被炸死，羣龍無首，瀋陽政局必致大亂，他們好趁火打劫，實行武力佔領，所以專車火起，皇姑屯至大西關附近預伏之武裝日軍，四面出現，準備武力行動。及炸車當時，除少數無知市民奔竄，旋即歸於平靜。而軍警政要人們立即傳令戒嚴，禁止行人，截斷交通，從容把傷亡搬上汽車，運送入城，除各家屬外，車中人生生死死，外人絕不可能詳知內情。六月八日，各方始稍知炸車時，張左腿胸部因撞擊出血甚劇，深恐再遭伏擊，歸家途中座車多方迂迴，搶救無及而死，死前尚關切施爆炸之人是否活捉，並問張學良已否回瀋，數小時後連說我回去了，溘然長逝！其間日方既不敢強力侵壓，擅開兵端，又不能外交勒索，劫取權利，一時無所措手，只好暫且觀望，以待局勢開朗，再作計較。

由於日本觀望，未採取行動，張學良因此得於六月六日由北平秘密回瀋，安然到達之後，政要元老們共同決定，依照中國傳統，父死子繼。凡張生前所任公職，除大元帥外，其餘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等職，全部均由少帥繼續擔任。一切安排妥當，始於六月九日，正式發喪，而日本少壯軍人已失去了興風作浪，渾水撈魚的機會了。

## 日本聲明撤盡謊言

一列車爆炸後，張作霖致死的原因，日本雖盡了最高保密的能事，但消息仍不脛而走，各地報紙對日軍拒絕共同調查肇事真相，深表不滿，並直率指責爆炸行為係出於日軍陰謀，一時輿論譁然，極受國際間之注目。日本政府無法保持緘默，乃於六月十二日，以陸軍省名義，發表聲明如下：「北寧與滿鐵（即長春路南段日俄戰後轉讓日本）兩線交點，設有陸橋，滿鐵線在陸橋上方通過，故該橋應視為滿鐵線之一部，由日方管理之。張作霖元帥返瀋之前日，中國憲兵曾要求於右述地點設置警戒，我滿鐵守備認為係適應事機之舉，遂予許可。惟中國軍方於配置警戒之際，進一步要求將哨兵配置於陸橋上方，因超出容忍範圍，未予認可，因此陸橋下方之警戒由中國軍方擔任，陸橋上方之警戒仍由日方負責。其警戒方式，晝間由分遣所瞭望臺之哨兵行目視警戒，夜間則由分遣所人員行游動監視。六月四日凌晨一時許，陸橋附近有可疑份子三名，攀登滿鐵線路隄，幾經喝問，突遭射擊，我游動哨兵於還擊中射殺兩名，經我軍檢查被射殺者屍體，搜出手榴彈兩枚，及書信三封。其中兩封為私信，一封則為國民革命軍東北招撫使之信件，並記有張之列車行動時刻，據此研判死者顯係革命軍之便衣人員。四日拂曉，我方警戒自游動位置撤回瞭望臺監視中。北寧線上適有列車通過，當近陸橋瞬間，突然發生爆炸，一時煙霧瀰漫，遮蔽現場，左近並時有槍聲，我守備隊不明真相，乃進入掩

張作霖被炸實錄

體，注視狀況之發展，並準備應戰，但未幾槍聲停歇，一切靜止，爆炸現場迄今仍在嚴密調查中。而目前所可判明者，為鐵橋之雙軌橋樑被炸毀，橋脚上部傾坍，列車之部份車廂頂端被擊破，其破壞力顯非投擲性炸彈所可能，想像中必為大量炸藥預置於橋樑下引發所造成。張之特別列車，行動時刻既屬機密，其前後並有警衛車二列，且連日軍隊頻繁，北寧路上兵車充斥，日軍豈能預知張之行動而行爆炸？」

以上聲明顯係日軍搪塞性之謊言。在日軍嚴密之警戒下，安放大量炸藥，進行爆炸，談何容易？其為日軍掩耳盜鈴欲蓋彌彰之舉，昭然若揭矣。

## 炸張陰謀終告揭曉

但是日本軍閥何以突然對張作霖遽下毒手？事實真相又如何？此中秘密幾於冷藏了二十年之漫長歲月，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後之東京審判結束很久，始由日本前陸軍省兵工局長東京隆吉少將將全部揭露：

據一九六〇年日本月刊新年號所發表：「張作霖被炸之原因與史實」一文說：「張氏被炸之謎，雖為公開的秘密，但無人能指出確實證據。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法庭確認日本侵略中國、東南亞、太平洋地區是肇始於昭和三年，即民國十七年的皇姑屯事件，且曾作極端認真的審訊。前後經過六百多證人的作證，耗時一百六十餘日。在證人之外，法庭還受理正反雙方可作證據的文件四千三百多件。檢察官與辯護律師兩方面

均尋找證人與證據。在判決上發生極大作用之「木戶日記」（內務大臣木戶幸一），原田日記（西園寺公之秘書原田熊雄），固然包括在內，即陸軍、海軍、外務省等各種有關文件，亦均帶入法庭，但此一謎底終因證據不足，依然被蒙蔽在神秘的帳幕之中。該雜誌報導：其所用之材料皆係當事者河本大佐等七人的紀錄。此一從遠東國際法庭溜走了的七件機密文件，雖經傳奇式的逃避終於暴露於人間！該紀錄係用有光紙：「陸軍省專用稿紙」繕寫，共七十二張，具體的內容是紀錄炸死張作霖的河本大佐，籌劃促成柳條溝事件的橋本欣五郎，土肥原賢二，三谷清，實際下手的山島正。當時參謀部次長二宮治重以及田內大佐等七個當事人的口述，再加以整理而成的自白書。

這些機密文件是在昭和十七年至十九年（民國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之間參謀本部當作謀略研究而促成者。惟此一工作直接負責人係參謀本部外圍團體大野事務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參謀本部崩潰的同時，此批文件為某君所保持，此處所指的某君可能即係顧耕野先生資料所提及的東京隆吉少將。嗣因國際法庭追究戰犯的犯罪資料日亟，某君因懼禍而改業復員船船主，密藏文件於船中，渠經常往來中國大陸與日本海上，利用遣送日僑之船隻，逃過國際法庭的求索，因而未被發現。

原來炸車時，東京隆吉任瀋陽獨立守備大隊中隊長，駐陸橋附近。溯自民國十六年，（昭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政友會（日本政黨之一）

擊敗若櫛內閣，取得政權後，由總裁田中義一領班組閣，田中爲日本長州軍閥山縣有朋元帥直系，於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四月，繼高橋是清出任政友會總裁，積極主張「對華強硬政策」，甚合少壯軍人派脾胃。組閣後，適值我國民革命軍第一次自南京渡江北伐，日閥鑒於中國統一將影響日方既定之大陸西進政策，乃斷然向山東出兵，強加干涉，並於六月十七日在東京霞關官邸，召開震撼國際的「東方會議」。

會議於七月七日發表對華政策綱領八條，其含義如下：「一、敵視中國之國民革命。二、將滿蒙地區置於特殊地位，以爲征服中國稱雄世界之基石。」並於七月二十五日，依對華政策綱領，擬具上奏文，（即震驚國際之田中奏摺），懇請宮內大臣一本喜德郎代表於日皇裕仁。自此日本政府悉改過去作風，對中國國民革命行動加強干涉，各地駐軍更橫行無忌，也由此激起了我全國民愛國意識。各地排日怒潮風起雲湧，抵制日貨運動如火如荼；但日本視爲「特殊地位」，視東北爲囊中物，由於民衆反日益亟，終於引起了日人之疑慮，及關東軍之不滿。

### 由關東軍策劃行動

民國十七年五一八，田中聲明發表之同時，關東軍司令部密議，乘張敗退出關之際，迫其下野，但在會中，有高級參謀河本大佐憤然吼道：「殺掉張作霖豈不是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並作進一步解釋說：「迫張下野，誰能保證其繼承人之改弦易轍，若較張更爲難控制又如何？殺掉張

作霖，其子張學良必不善罷干休，其部下亦必騷動，我軍可藉維護治安名義，解除奉軍武裝，一舉佔領滿洲；進而另覓屬意人員，在我軍保護下，組織政府，滿洲權益問題豈非一勞永逸？」河本的言論一出，與會少壯軍人羣起響應，關東軍司令松岡中將面對激動之羣情，又曾屢獲田中首相「放手而爲」之指示，遂裁定照河本主張行之。而皇姑屯炸車及一舉佔領滿洲之計劃於焉開始實施。

河本大佐在關東軍司令授意下，首先派遣竹下及田中兩參謀，藉向北京武官處聯絡名義，從事調查張之列車編組，及行車時刻，並訪關東軍特務機關，於山海關、錦州沿途各站，密佈偵探，以傳遞張之行動情報。炸張地點，經圖上詳究後，選定北寧與滿鐵兩線之交點。現場佈置及執行，則交由駐留當地之守備隊長東宮上尉負責。並自韓國新義州調遣兵一組，携電氣發火之五百磅高爆炸藥箱兩個，配屬其作業。五月二十日關東軍爲配合佔領東北計劃，將司令部自旅順推進於瀋陽，並將獨立守備隊第十四師團，第二十七旅，外山旅團，安田混成旅團，及大刀飛行聯隊之一個中隊（戰鬪機十二架）等先後集結於瀋陽。又自滿鐵線調往瀋陽車站機車十部，客貨車廂百部、作業手兩百人，以便關東軍自瀋陽向各地出兵。在部隊集結之同時，關東軍向大本營呈出「滿洲佔領行動計劃」，其要旨如左：

(一)、將主力自瀋陽調至錦州、義州方面，以拒止關內之中國革命軍，並適時解除撤退中奉軍之武裝。

(一)、以一部進出新民屯、新家屯方面，以掩護主力之行動。

(二)、請大本營增遣兵力，配合滿洲駐屯軍，伺機向哈爾濱，齊齊哈爾方面出動，以完成滿洲之佔領。

然日軍越出滿鐵沿線地區，形同向國外興兵，須奉日皇裁可之命令（日人簡稱奉勅之命令）。故關東軍於瀋陽集結後，因靜待「奉勅命令」之下達，而並未行動。關東軍預定向各地出兵之開始時日，計劃中已訂爲五月二十二日夜十二時正，是晚全軍官兵床前待命。各部隊受頒命令之軍官則徹夜守候於司令部內。但迄二十三日晨，「奉勅命令」終未到達，雖經電詢大本營，亦未獲出兵之許可。何以奉勅命令屆時不下，緣田中首相已暗中委派小川鐵相及町武馬大佐（張作霖顧問）與張作霖在北京密商滿洲鐵道借款條約中各項條件，待張返瀋即行換文儀式，約定，則日將賞張鉅款，在滿洲地區增建五條鐵路，由日人管理，並沿線駐軍保護，從而兵不血刃，囊括全部物資，支配整個東北。（這個新條約的提出，張是絕不接受的，所以老將在北京對芳澤，在山海關對日本領事都大聲喊說：叫我姓張的賣國是辦不到的！）但恐國際間之干涉，故在未成事實前，極度保密。可是老將每次說到此事，就大聲喊，所以日本恨透了張老將。

### 河本大佐導演雙簧

是時關東軍調度就序，不見奉勅令，以中樞對華政策之躊躇，甚感不滿，而奉軍之撤退開始

，可利用之機會不容稍緩，乃決先單獨進行列車爆炸計劃，以引發全面之軍事衝突。河本大佐進行爆炸計劃時，為掩飾世人耳目，曾導演了一齣雙簧：五月二十七日，河本於司令部邀晤日本浪人安達隆成，託覓致死華人三名，安達轉託瀋陽黑社會老大劉戴明，並引見於河本，以二萬元成交。當時瀋陽下流社會中，多嗜毒之無業游民，些微代價，即可驅使赴湯蹈火，劉即以五十元薄酬，覓得吳貴生、張文才及查大明三人，並令於「六月四日晨一時，往皇姑屯陸橋附近日軍哨所，密將日人交付之信件取回。」屆時查大明腹痛未往，吳、張按時出現，遽為哨側日軍伏兵所刺殺，屍體則被利用，一變而為國民革命軍之工作

人員。虎口餘生之查大明，於炸車後第五天，被日軍特務捕殺。瀋陽老大劉戴明則被押至旅順。但此一機密劉已洩露於外。東北當局深感事態嚴重，乃全力約束其軍隊勿與關東軍衝突；故炸車後，亦未釀成事端，終使關東軍出兵計劃擱淺，預期之滿洲事變苟延了三年，也終於助成了東北易幟，中國統一的大局。一月後，田中首相洞悉事件，對關東軍妄為，痛心疾首，向宮內大臣意願心灰的說：「唉！一切完了！」

據日本政論家今井武夫發表之長文對關東軍未奉勅令而獨斷獨行炸死張作霖痛心疾首，深為憂慮，曾兩謁天皇報告真相，並主張對肇事之首謀嚴予制裁，惟第二次面謁天皇之報告，因受陸

軍省之壓力，前後矛盾，語不由衷，為天皇所不滿。嗣經幕僚研商仍不敢斷然執行國法軍紀，僅將第二流當事人予以免職處分，永不錄用而已。今井武夫原作約兩萬言，有鄉友宋念慈先生譯述，將在東北文獻第十四卷第三期發表，原文太長，不擬多加引述。

總之，自此案真相大白後，張作霖在歷史上功罪之再檢討，藉獲一有力的見證。張作霖保持封疆數十年，不肯輕易放棄國家主權，不肯喪失一寸國土，終以此而喪失其寶貴生命，蓋棺論定，不失為一位有骨氣有血性的愛國者！但殺人的兇手，居然逃過二次大戰後盟軍法庭的審判，逍遙法外，未遭顯戮，未免大缺乏公道了。

#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中外文庫之三十五

一二集合售壹佰陸拾元

家才著

## 抗日情報戰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第一集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着。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及新增文稿多篇（定價捌拾元）

第二集要目：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方。郭履洲鐵胆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為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持取締幫會。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面才華。樂書田「愚公移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等多篇（定價捌拾元）

一、二集合售壹佰陸拾元。